

關於過去的她（夢之四）

天行

二年前，我有一篇小說似的東西，題名『斷簡』。這篇東西那時不過是在生的掙扎裏的微弱的叫喊。這個叫喊畢竟從歡喜到悲苦，再從悲苦將到歡喜。當我認真做這夢而叫喊的時候，着實悲苦，如今雖說解了悲苦的圈子，那另外的搔不着癢的，似歡喜而又悲苦的悲苦，正開始演成第X次的夢。

我承認人人有夢。什麼『至人』，什麼『愚人』，他們有夢；他們都是夢的主人翁，又在別一夢的主人翁的夢中。過去的她做了些什麼夢，我不知道；不過，我依舊希望她如我一般，能再從悲苦得到她最合宜的歡喜；雖然悲苦或者有人以為是我給她的，而我却着實因她而悲苦了。

這或者是不幸的根由，在『易子而食』的國度中，小孩子的智慧顯得聰明一點，會給人看管起來。冤枉呢，

做出這一切笨愚的事的我，小的時候，也被人看做了什麼『聰明的孩子』。聰明的孩子們都想都記得，一個個稱賞的人最得意的話：『好！趕明兒替你討個好老婆！』他們人人都樂於做『拉線』的『月下老人』，好像關於『討好老婆』的事，聰明孩子是有些不聰明，而需要老人拉線才得美滿，固然，這原來是聖人六經之中的詩裏說過，討老婆與砍樹段一般：砍樹段要斧頭，討老婆要媒頭。他們看得起聰明的孩子，才告奮勇；不然，也只由你『年過二十五，衣破無人補』罷了。只是老婆若只是等於樹段，或只是用以『補衣』，那這種照顧幫忙自然是優異的。

我也不怨他們優異待我，他們的優異的確很足以感人；就是『賢明的父母』，他們也實在優異的待我，給我讀了書，能有今日，而竟把弟弟們都擠到人家去學徒，不能多讀幾年書『讀書』正是我所以對她發生的問題，『讀了書』也正是我所以影響到弟弟的問題。當我對她發生問題時候，我便想到這是會害到我的弟弟。『一

個念書，如此；再一個念書？……算了，別再惹禍！」可憐我的小弟弟，他成了『池魚』！——也許不讀書是好的，那未始不是他得了幸福；這或者只是父母能知道。所以，她，我敢說或是行了『開籠放鳥』的功德；而對弟弟，我不能不負『設阱坑人』的罪過？弟弟已經進了店『學生意』去了，到現在兩個多月。狂人雜記裏說：

『喫人的是我哥哥』

我是吃人的人的兄弟！

我自己被人吃了，可仍然是吃人的人的兄弟！

這完全給我弟弟現在用得上了！我呢，我呢，我居然是——

喫人的哥哥！

爲了不給人喫，轉來喫兄弟的哥哥！

爲了不喫人，可仍然不知不覺吃了兄弟！

雖然學徒許不是可悲慘的事，但在我總不願現在我那小弟弟跨上這條路；因爲他至少應當再享受教育的幸福到中學畢業，然後跨上任何一條路，都由得他自己。

然而，——我不知道暴離了母親的小弟弟的心境現在怎樣。不過他若是甘之如飴，我當然不爲功；假定感受些痛苦時，這筆賬要算在我身上，算在關於過去的她的一件公案上。

關於過去的她的賬可算的是——

往來禮金若干元，

敬還餽贈代價一百五十元，

和事老譏飲費五十元。

不可計算的是——

父親的一場病，

我自己春閒一場病，

母親的傷心，

一切友好的同情，

十幾年間彼此間接的關懷的喜和憂，

因爲這事而相乖迕的親友的感情交誼。

是損是益在存疑兩可之間的是——

名譽（？）

自由，
真的愛，

小弟弟的前程，
再從悲苦將到的歡喜。

假使我能活一百歲，這佔了五分之一以上的重大的關於過去的她的事如何不記起？

『東吳』的消息不大好，今年春天飽嘗了北京天空中的恐怖，大約冬天不致困在霸王樓吧？然而，這又何足介懷？兵鋒的苦，看得見寫得出。心頭的苦，寫下不過如此；看得出的，見得到的又是誰！

（霸王樓是銅山的古蹟。）

一九二六，十，十四，銅山。

大家的小品

陳瑞華，別士，江紹原

（六二一） 結髮與占卜

（一）陳瑞華先生來函

紹原先生！

先生的鬚髮爪快出版了，內裏可有類似下面這一節的事嗎？這也是關於髮的，或者會有些用處。

十年前，當我在澳門某校念書時，不知怎地和同學們談起鬧新婦的事；一位同學就問：『你知道結髮夫妻的意義嗎？』大家說不知，就請她講。她說是從她家的長輩聽來的：當夫婦成婚時，各取頭上一根髮，合而作結，向火焚之，其結果不散，如故，就是同諧白首的夫婦；否則婚前曾爲人妻，或婚後他年亦終非己有云。

先生聽過這事嗎？也許這是偏於廣東或香山一隅的。但我從未見過這種事體，亦不多聞。

（二）紹原復

陳瑞華 十二月二十三日

瑞華先生：

承先生見告的風俗，我十幾年前在上海求學時，鬚聽一位廣東籍的同學談過。此人與我同寢室，喜吃零食，又會畫油畫，但他老是畫那麼一隻船，船的層數，大小，吃水的深淺，各部的顏色，甚至於煙囪裡冒出的

煙的方向和濃淡，幾乎是千篇一律。甲必丹以及乘客，也許不至於回回是那一般人，然這祇是一個至今尙未證實之點也。畫家的鹽鷄肝鹽鴨肝等等，我時常蒙他分餉，若用上海的方言表之，我算是「揩油」；但我的記憶如其可靠，我當時並未因此而對於他的刷油漆，表示過敬意。畢業後我和他沒再見過面；連他的姓名，我也毫不記得了。他所說的風俗我直到得了先生的信，纔算第二次見面。我想若把我們往來的信發表在這裡是有益的；旁人見了，或者也肯把他們知道的，寫出來寄下。

我想服髮焚之以驗其分散否，與其說就是「結髮爲夫婦」的木俗，不如說是此俗的一個副產。北京俗傳新人「拜堂」時燃的一對紅燭，其熄滅的次序是有意義的：左燭先熄，主丈夫先去世；右燭先熄，主妻先去世；二燭同時熄，主夫婦的壽命一樣長。燃燭不是專備卜壽命的；同樣，結髮不是專爲卜離合的。換言之，焚髮結一俗通行之地，其初必有（現在許還有）或種形式的結髮之俗，後來人始利用之以驗二人將來結合的永暫。再

進一步，又用以偵察新婦的過去的性生活。因此：焚髮結一俗通行之地，是否零有或種形式的結髮，我以爲我們也應該問明了記下。

我國的占卜術，無論古代的或現代的，國家的或民間的，我也很想多知道些。我已搜集了一些零碎的材料，但那部所謂易經也者，至今還沒有耐心讀。聽說陳通伯先生的夫人凌叔華女士能通此經，這令我不勝景仰之至。因先生所見告之事可說是一種簡易的卜，故趁此敍一筆，甚盼京內外的同好，對於此事也肯幫忙也。

江紹原。一月三日

（六三） 別士再譚灤州俗

下面是他來的第三信，答覆小品四七裡面我所問的：灤州男子成婚時剪下的一簇長髮，是從何時蓄起的；並零有所申說。我祝他新年猛進。我又覺得當此「亂黨」與「討赤黨」對峙之年，不容他或旁人再「飄蕩」下去。加入無論哪一邊，恐怕都比不加入更好。

紹原先生：

我很歡喜，還能在同一城內答覆你的問題，來完成一事的始終。

我的朋友從遠遊歸來了。我以尊問轉詢，關於第一條，果不出我的所料，是與蓄辮并時的，所以牠的短長恰與辮子相等。至於「怎樣剃法」，他說，果然留在左額，和銅子般大貼於左太陽空上；也和銅子樣圓。自然不能是一個真圓，因為他們未必都曉得用 *Comb Pass*。牠不與頂上那盤髮相連，——前清的頭，先生一定不會忘記吧？——其間是一道約莫五六分開剃光的距離。牠是和髮辮編在一起，不是隨風飄蕩，着的我前函所謂「累垂的長髮」。「累垂」二字應該棄掉，否則要起人誤會了。敵友又補說，成婚剪下，交給他的妻時，他的丈人如其是一位富翁，就得贈給嬌婿一匹駿馬，來作那簇髮的代價；即使貧窮，至少也有一點禮物投報。

這樣大概已經答覆你的問題了吧？此祝
幸福！
別士。一九二六，十二月，二十七。

語絲

第一百十六期

哥哥底寂寞

欽文

這一篇本也是女性自白之一。妹子的疑慮發表以後，聽說某君底妹子以為指她而言，打算寫一篇哥哥底寂寞回她底哥哥報復。因為忙得無暇寫作，又打算找人代做。可是如今不曾見到，不知道是因爲找不到代做的人，還是答應了代做的延誤的緣故。錄了這篇，覺得很有點和她所想徵求的相像，姑題今名，未知能權當不。

橙霞姊……

學校裏雖然算是已經開了學，但是沒有實行上課，老在寢室裡圍火爐，好像已經放了寒假，其實從放暑假以來，還沒有上過半點鐘的課；火爐是學校裏底陳舊的，煤是由各同學自己出錢買的，如今還沒有正式開課的消息，你看好笑不好笑！今天風刮得很大，也不能出去逛市場，也不能出去看電影，小說也都看完了，好容易寄到了一冊「夫婦週刊」——這是梅貞姊起的名字，就是在北京出版的南方週刊，——，可是一會兒就看完

了，真是悶得無聊已極，現在就和你談談我哥哥底寂寞的情形罷。

我底哥哥，就是那天你在會場上會見過的很矮很小的那個。因為他長得那麼矮小，所以許多人都以為他是我底兄弟，其實他比我要大三歲呢。一提到他底寂寞的情形，我覺得實在是可笑，想你看，也必以為是很可笑的罷。昨天我到他底寓所裏去看他，他沒有在房裏，可是房門也沒有鎖，連關也沒有關得好好的。我以為他既然沒有把門鎖好，總是當即回來的，但是等了許多時候他才慢慢地踱回來。他底步子是這樣地緩慢，使我以為並不是他，以為大概是個閒着的人在那裏經過。可是進來了，居然是他。走出去了不要鎖門，回來了又是那麼懶懶地，可見他對於他底房間並不重視，並不當作安樂窩看待。這為什麼？不是因為他在他底房間裏原是只覺得是寂寞的緣故麼？其實關鎖房門這種事情本來不是他們男子所慣做的，他們有妻子的總是要出去就一直往外出去，回來了就一直跑進房裏，反正有妻子留守，等

候着。就是同道出去，總也是由妻子關鎖的。有時偶然由丈夫關鎖，總也好像是特地代替妻子勞動的樣子。但这是我的確還沒有嫂子。

在他底房裏，用具，衣服，各種東西並不少，也並不壞，可是亂放亂擺，東一推，西一攤，很像是間堆積雜件的棧房。我想如果給你看見，你定會笑個不了，或者竟會把你底肚腸都笑斷，就是當場覺得不好意思，回家以後定會大笑不了，你那天看了梅貞姊底未婚且所住的房間不是笑得發狂，把我底身子亂推亂撞麼？可是我哥哥底房間實在更是可笑，最可笑的是把各種書本堆積在一起，堆得好像是幾座小山，有幾冊是細花紋的粉紅封面的，也是堆在一起。換下的衣服固然沒有摺好，連掛也不是掛得好好的。他底枕頭原是用很細很白的布做成的，可是也不繡些 *Good mornings* 或者 *Good nights* 等紅字，也不繡些 *A good dream* 等綠字，連什麼顏色的圖案花紋也沒有一點。攤在他底牀上的毯子，沒有自己做的小花紋是無須說的了，是一條全白的，而且是因

爲洗得次數太多又洗得不當心的緣故罷，有好幾處有着許多很大的孔洞，好像是可以捕魚的網了。我對他說，「你這毯子太舊了，而且還是單的，我下次來的時候給你帶一條來罷。」他立即否認了，說是箱子裏有好的藏着。我問他爲什麼不拏出來用。他說並不是爲着什麼，只是過一天延一天地懶得取。我又問他爲什麼不早就用那好的，這種破毯子實在早已不適用了。他說那具棉花的，以前天氣正熱，不適用。我催他當即取出來換，他還是延着不動手去取。我有點不相信了，你想，這怎能使人相信呢，用着不應時的，把應時的藏起來？可是打開了箱子，果然他當即取出一條紅底白花紋的棉花毯子來了，還是條織成中國花紋的西洋貨。如果我已有了嫂子，會使得他這樣的麼？這不是因爲寂寞的緣故麼？

現在和你說他底椅子，他每天要坐的椅子。他如今還用着藤椅，這本沒有什麼，只要椅墊做得好。但是他這樣的，不是沒有墊子，是用一條被單胡亂地摺成的。這種墊子不好看不適用固然可笑，把被單放在椅子上也

是太可笑的了。我問他爲什麼不另弄一個好好的，他說這樣也好。不知道他是因爲覺得不好意思了才這樣說，還是因爲寂寞一向不注意到這種事情。總之他們男子自己簡直是不行的。看到了這裏，你不覺得很是可笑麼，

在他底房裏，花瓶是有的。我這樣一說，你大概就以爲只有瓶，沒有插着花能。可是沒有花插着倒也罷了，可笑的是在連久已乾枯了的花枝也不丟掉，這原是在春季裏由我帶去給他插上的。我給他拔掉乾花枯枝以後，在給他倒掉瓶底裏的陳水的時候，不由地想到了這倒還是春水呢。

哦哦，我底哥哥會寂寞到這種地步！我想他雖然矮小，但是比他更矮小的總還有；雖然不見得漂亮，比他更不漂亮的總也還有。爲什麼別人都已有了伴侶，他還是這樣地寂寞呢？唔唔，他對於女子實在是太不知道順口恭維了，見了女子，也不知道好好地叫聲，*Miss*，也不知道好好地叫聲女士，一味地稱人做先生，談天的時候常說出噁喂等字眼，最不應該的是告訴了他一種計

劃，他總是皺起眉頭來，不但不表示十分堅信，以為一

定可以成功，而且總是現在不大相信能夠實行的樣子。

這在那天會場上會着他底時候，你總也已覺着了幾分了吧！

我曾經好幾次好好地告訴他，婉言勸他，但他說是對於女子並不想怎樣。「沒有女子也不要緊，」或者他真在這樣想，但是這樣地寂寞終究是不行的，我實在時常爲着他擔心呢。

夠了。已經快吃晚飯了，已經寫得不少了，可還是毫無沒有說到他底吃東西的寂寞的情形呢，那是更可笑的呢，改天再說罷。橙霞姊！如果你還沒有和你底且結婚，我當然不能寫這樣的信給你看，這原是因爲無聊而談談的，閱後當即毀棄罷，免得被人看見，以爲我在替他做什麼，我們是在議論男子們底事情了。

再，近來扒手很多，向姊底金別針也被偷去了；小心點，免得被人說是「連自己身上下底東西都管不住」！

楊瑞，七日

——靜室中底幻像之三——

西印度 Pueblo 族的民歌 劉復

——依 Amy Lowell 的英文譯本譯——

(四) 替向日葵求雨的時候唱的歌

保佑我們的向日葵啊！

我把我的火雞骨頭所做的叫子吹着，

我要招些些鳥兒

到這向日葵上來唱歌。

因爲天上的雲聽得它們唱了，

就快快的走來了，

也就有雨落到我們的田裏來了。

保佑我們的向日葵啊！

(五) 求閃電的

我的穀是綠的，帶着的流蘇是紅的。(註一)

我求的是閃熱我的穀的電光，

我求的是帶引着電光的雷聲。

電光照了我的穀，我的穀就甜美了。

我求的是六色的雪。(註二)

(註一)此所謂穀，當指玉蜀黍。

(註二)此猶吾國言五色雲；五六言其多，不必恰爲

五數六數也。

(六)吹笛子的法師求雨的時候唱的歌

我在水底裏吹笛，

吹得水泡兒隨着笛聲汎起來。

我要招『青鳥』來對着水唱歌：

Wee keel Wee-kee-kee-keel

天明了，

晨星照耀着我們。

青鳥對着『西雲』唱，

把大雨唱來了。

語 絲

第一百十六期

『水戛兒』搖着，

笛子吹着，

星在天堂上照着。

笛吹的是『黃鳥』的歌，

是北方的『黃歌』。

我搖着『水戛兒』招雨來：

Wee-kee-kee；黃鳥唱着，

大雨嘩嘩的下着。

我向南方吹我的笛，

我要招到南方的紅鸚鵡。

我要你帶些閃電來，

在你的翅膀下，

就是一叉叉的閃電。

雷聲轟轟的，

對着『天上的水』旋轉着。

三三九

把我們的泉源灌滿罷！
水已在那兒流動了。
等着——

我向東方吹我的笛，
用我喜鵲般的聲音。

Wee-kee! Wee-kee-kee!

我要招到『陣雨的雲』，
要它衝也似的來。

我要招到嘩嘩的大雨。

爲什麼它不來呢？

是誰的心念壞了呢？

是誰做了壞事呢？

我哭了，

我扯破我的衣服，

我爲着這地方人的罪孽而悲傷。

我水裏的笛子也隨同着衆鳥的聲音而嗚嗚的哭。
甚至於我對着『六方』痛哭，而且失望。

哦，風，你來罷，從天上的各方面來罷，
張開你的『鳥喙』使雨落下來罷。

把我們的田，灌我們的屋，
灌嘩嘩的大雨

灌滿了這一塊地方罷。

雪夜

評梅

北京城落了這樣大這樣厚的雪，我也沒有興趣和機緣出去鑑賞，我只在綠屋給受傷倒臥的朋友煮藥煎茶。寂靜的黃昏，窗外飛舞着雪花，一陣緊是一陣，低垂的帳帷中傳出的苦痛呻吟，一聲慘是一聲！我黑暗中坐在火爐畔，閉着藥壺的蒸汽而沉思。

如抽亂絲般的腦海裏，今我想到關乎許多雪的事，和關乎許多病友的事，絞思着陷入了一種不堪說的情狀；推開門我看看雪，又回來揭起帳門看看病友，我真

不知心境爲什麼這樣不安定而徬徨？我該咀咒誰呢？是世界還是人類？我望着美麗的雪花，我贊美這世界，然而回頭聽見病友的呻吟時，我又咀咒這世界。我們都是負着創痛倒了又扎掙，到了又扎掙，失敗中還希冀勝利的戰士，這世界雖冷酷無情，然而我們還奢望着用我們的熱情去溫暖，這世界雖殘毒狠辣，而我們總禱告用我們的善良心靈去改換。如今，我們在戰線上又受了重創，我們微小的力量，只賺來這無限的憂傷！何時是我們重新扎掙的時候，何時是我們戰勝凱旋的時候？我只向熊熊的火爐禱祝他給與我們以力量，使這一劑藥能醫治我病友霍然使她能馳驅赴敵再掃除羣魔！

黃昏去了，夜又來臨，這時候瑛弟踏雪來看病友，爲了人間的煩惱，令他天真爛漫的面龐上，也重重地置了愁容，這真是不幸的事，不過我相信一個人的生存，只是和苦痛搏戰，這同時也在一件極平淡而庸常無奇的事吧！我又何必替衆生來懺悔？

給她吃了藥後，我才離開綠屋，離開時我會想到她

這一夜輾轉哀泣的呻吟，作天朝霞照臨時她慘白的面龐一定又瘦削了不少！愛憐，同情，我真不願再提到了，罪惡和創痛何嘗不是基於這些好聽的名詞，我不敢詛咒人類，然而我又何能輕信人類：所以我在這種情境中，絕不敢以這些好聽的名詞來市恩於我的病友；我只求賜她以愚鈍，因爲愚鈍的人，或者是幸福的人，然而天又賦她以伶俐聰慧以自戕殘。

出了綠屋我徘徊在靜白的十字街頭了，這粉裝玉琢的街市，是多麼幽美清冷值得人鑑賞和讚美！這時候我想到荒涼冷靜的陶然亭，偉大莊嚴的天安門，蕭疎遼闊的十刹海，富麗嬌小的公園，幽雅閑散的北海，就是這熱鬧多忙的十字街頭，也另有一種雪後的幽韻，鎮大被灰塵泥土蔽蒙了的北京，我落魄在這裏許多年，四周只有層層黑黯的網羅束縛着，重重罪惡的鐵閘緊壓着，空氣裏那樣乾燥，生活裏那樣枯澀，心境里那樣苦悶，更何必再提到金迷沉醉的大廈外，啼飢號寒的呻吟。然而我終於在這般夢中驚醒，睜眼看見了這樣幽美神妙的世

界，我只爲了一層轉瞬即消逝的雪幕而感到欣慰，由欣慰中我又發現了許多年未有的驚嘆，縱然是只如燐火在黑暗中細微的閃爍，然而我也認識了宇宙尙有這一刻那的改換和遮蔽，我希望，我願一切的人情世事都有這樣刹那的發現，改正我這對世界浮薄的評判。

過順治門橋梁時，一片白雪，隱約中望見如雲如霧兩行掛着雪花的枯樹枝，和平坦潔白的河面。這時已夜深了，路上行人稀少，遠遠只聽見犬吠的聲音，和悠遠清靈的鐘聲。沙沙地我足下踐踏着在電燈下閃閃銀光的白雪直覺到恍非人間世界。城牆上參差的磚緣，披罩着一層一層的白雪，抬頭望：又看見城樓上粉飾的雪頂，和掛懸下垂的流蘇。底下現出一個深黑的洞，遠望見似乎是個不堪設想的一個恐怖之洞門。我立在這寂靜的空洞中往返回顧而踟躕，我真想不到擾攘擁擠的街市上，也有這樣沉寂冷靜時候。

過了宣武門洞，一片白地上，遠遠望見萬盞燈火，人影蠕動的單牌樓，真美，雪遮掩了一切污濁和醜惡。

在這裏是十字街頭了，朋友們，不少和我一樣愛好雪的朋友們，你們在這清白皎潔的雪光下，映出來的影子，踐踏下的足踪，是怎麼光明和偉大！今夜我投身到這白茫茫的雪鏡中，我只照見了自己的渺小和陰暗，身心的四周何嘗能如雪的透明純潔；因爲雪才反映出我自己的黑暗和污濁，我認識自己只是一個和罪惡的人類一樣的影子，我又那能以輕薄的心理去責備人類，和這本來不清明的世界呢！朋友！我知所懺悔了！

愛戀着雪夜，愛戀着這刹那的雪景，我雖然因夜深不能去陶然亭，十刹海，北海，公園，然而我禁不住自己的意志，我的足踪忽然走向天安門，過西安門飯店的門前時，看見停着的几輛汽車，上邊都是白雪，四輪深陷在雪裏，黑暗的車箱中有隱伏着的人影高聳的洋樓在夜的雲霄中撲迎着雪花，一盞盞的半暗的電燈下照出門前零亂的足痕，我忽然想起賴婚中的一幕來，這門前有几分像呢！

走向前，走向前，丁丁當當的電車過去了，我只竄

着牠車輪底的火花微笑！我驕傲，我是冒着雪花走向前去的，我未曾借助於什麼而達到我的目的，我只是走向前，走向前。

進了西長安街的大森林，我遠遠看見天邊四周都現着淺紅，疎疎的枝桠上堆着雪花，風過處紛紛地飛落下來，和我的眼淚滴在這地上一樣。過這森林時我抱着沉重的槍痛，我雖然能憶起往日和君宇走過時的足跡在那裏，但我又怎敢想到城南一角黃土下已埋葬了兩年的君宇，如今連夢都無。

過了三門洞，呵！這偉大莊嚴的天安門，只有白，只有白，只有白，漫天漫地一片皆白，我一步一步像拜佛的虔誠般走到了白石橋梁下，石獅龍柱之前，我抬頭望着紅牆碧瓦巍然高聳的天安門，我怪想着往日帝皇的尊嚴，和這故宮中遺留下的荒涼。踏上了無人踐踏的石橋，立在橋上遠望燈光明滅的正陽門，我傲然的立了多時，我覺着心境逐漸的冷靜沉默，至於無所興感。這又是我的世界，這如夢似真的藝術化的世界。下了橋我又一直向

前去，那新栽的小松上，滿綴了如流蘇似的雪花，一列一列遠望去好像撐着白裙的舞女。前面有一盞光明的燈照着，我向前去了幾步，似乎到了中山先生銅像基礎傍便折回來。燈光雪光照映在我面上，這時我覺心地很潔白純真，毫無陰翳遮蔽，因為我已不是在這世界上，我脫了一切人間的衣裳，至少我也是初來到這世界上。

我自己不免受人間一切翳蒙，我才愛白雪，而雪真能洗滌我心靈至於如雪冷潔；我還奢望着；奢望着，人間一切的事物和主持世界的人類，也能給雪以洗滌的機會，那麼，我相信比用血來撲滅反叛的火焰還要有效！

十六年一月十四日雪夜

同治時長友詩之翻譯

玉麟

清朝野史大觀第十卷九十頁有英人威妥瑪長友詩的標題，擾動我好奇的心：威妥瑪是個詩人？英國的。長友是他的詩的名？攷閱下去是說「同治時英吉利使臣威妥瑪，嘗譯歐羅巴人長友詩九首，句法或多或少，大

抵古人長短句之意，然譯以漢字，有章無韻，惟中多見遺之言。終難摺愛。董醞卿尙書屬總署司員就其底本裁以七絕，以長友詩作分注句下，仿注范書式也。錄之見海外好文。……「長友似乎是個歐洲英國詩人的名了，但倒未聽過！威妥瑪自然是個以英詩譯漢的。同治時就有英人會把英詩譯爲漢文詩！現在倒沒有！而且又經總署司員裁爲七律，真饒趣！不知那首詩怎樣？讀下去吧。試先看改譯的七絕：

草將惱煩著詩編，百歲原如一睡眠。夢短夢長同是夢，獨留真氣滿坤乾。天地生才總不虛，由來豹死尙留皮。縱然出土仍歸土，靈性長存無絕期。無端憂樂日相循，天命斯人自有真。人法天行強不息，一時功業一時新。無術揮戈學魯陽，枉談肝胆異尋常。一從薤露歌聲起，邱隴無人宿草荒。擾攘江塵聽鼓鼙，風吹大漠草萋萋。鴛鴦甘待鞭笞下，騏驥誰能轡勒羈？休道將來樂有時，可憐往事不堪思。只今有力均須努，人力殫時天佑之。

千秋萬代遠蜚聲，學步金鰲頂上行。已去冥鴻猶有迹，雪泥爪泥認分明。茫茫塵世海中瀛，纔過艸舟又去舟。欲問失風誰挽救？沙洲遺迹可探求。一鞭從此躍征鞍，不到峯頭心不甘。日進日高遠日上，肯教中道偶停驂！

確是正地道的中國七絕！總想猜不出是譯誰的詩。

或者讀威妥瑪使臣的漢譯會更有痕跡可尋！

勿以憂時言，人生若虛夢，性靈睡與死無異，不僅形骸尙有靈在。人生世上行走非虛生也總期有用，何謂死埋方到極處！聖經所云人身原土終當歸土，此言人生非謂靈也。其憂其樂均不可專務，天之生人別有所命。所命者做爲專圖日日長進，明日尤要更有進步，作事需時惜時飛去，人心縱有壯胆定志，皆係向墓道去。人生如大戰場，如衆軍林下野盤。莫如牛羊待人驅策，爭奮勉力作英雄。勿言他日有可樂之時，既往日亦由己埋已。目下努力切切，中盡已心上賴天佑。著名人傳看則係念，想我

在世亦可置身高處，去世猶有痕迹，如留在海邊沙面。蓋人世如同大海，果有他人過海，船隻擱淺最難挽救，海邊有跡纔知有可解免。顧此即應奮起動身，心中預定無論如何總期有濟。日有成愈求進功，習其用功堅忍不可中止。

哈！這倒是首似曾相識的美國詩人的詩。呵·呵·明白了：原來長友是 Longfellow 之譯義。翻開他的詩集一對照，確是他的詩 A Psalm of Life。這首原詩有韻脚，却被使臣譯為粗淺的散文，但似乎還較改譯的七絕能留存一些「信」。就第一節而論都無大錯。但原譯第二節四句比改譯更好，其餘亦然。改譯者因被七絕的平仄字數所限制，又運用古典，益弄成「仰臥着」譯做「坦腹尚臥」或「臥北窗下自以為羲皇上人」一樣的胡譯。這是那個時代的人難免的毛病，僅他能那樣改譯就算不壞了。至於在同治時有這個外國使臣努力漢譯這詩，能夠這樣把原詩之意傳達為漢文，實在可說難能可貴；比上海那位譯亞倫坡的烏鴉的先生之漢譯才力好得

多！但把詩人的名譯義則總覺得極不對。

A PSALM of Life 似乎在二年前已譯做白話詩了。是很熟的作家而且是很普通的詩。所以我覺無須附錄原詩于此，或再譯出。

怕只有少數人知道這首詩已在同治時會這樣漢譯而寫這幾句話。

閒話集成

四五 徒勞的傳單

豈明

一月十八日世界晚報載，昨日下午二時許前門外香廠大森里地方，有二人乘坐汽車，在該處散放國旗黨傳單，該管區巡官當將散放人連同傳單一併帶回外右五區究辦云。我看了不禁要說一聲冤哉枉也。枉的是在這個北京散放國旗黨傳單還要被捕。冤的是在這個北京還要來散放國旗黨的傳單。我們北京人是除了龍旗之外只知道有五色旗的，無論是烙舖或是剃頭店，總備有一塊五色的布，遇見有什麼特別的日子，一聽警察廳的吩

咐，便立刻一齊扯起，有的黑色那一條在上面，有的那五條是直行的，這都沒有什麼要緊，反正總是挂就是了。什麼青天白日，白日青天，這種希奇古怪的旗，不但沒有見過，連想也沒有想到，更不必說要挂不要挂的問題了：總之，我們北京的商民只知道有警廳的吩咐，如沒有上頭的吩咐他們是不敢挂什麼旗的。然則北京市民擁護國旗已屬十分熱心，更不必勞別人的激厲，現在再來散放傳單，可謂徒勞矣。不特此也，擁護者對危險而言，作擁護五色旗之宣傳，不啻即告諭市民以五色旗危機之切迫也，是則又非徒無益，且復有害矣。欲作護旗運動，須於武昌南昌行之，若在討赤地方發傳單，都是大可不必者也。

四六 臘丁文

豐明

北京郵務總局通告，「現經蘇俄聯邦共和國郵務當局照會北京郵務總局，以由中國寄遞於在俄國居留華人之信件，其姓名住址多係具用華文書寫，以致不能投遞，特此通告，凡寄往俄國交於居留俄國華人之信件。

其姓名住址應用臘丁文，或附譯以到達國之文字，希各周知可也」。喔！「臘丁文」？這未免太高雅一點了罷？譬如有人寄信給居留莫斯科的胡適之博士，那麼恐怕非這樣寫不可：Doctorus Husicus，至於丁文江則應略作「Invencianus」了。——我在這裏忽然記起上月出版的少年來，其答問欄中有這一則：

問，英文A B……字母怎麼稱羅馬字呢？

答，現代的英法德等國文字都是從拉丁文變化出來的，拉丁文便是古代羅馬國的文字。

原來如此！我有點明白了。今說明之如左：

英文 拉丁文，而拉丁文 羅馬字，

故英文 臘丁文，又 羅馬字。

嗚呼，噫，嘻，我知之矣。疑古玄同諸公近來所熱心宣傳者，通稱國語羅馬字，實則乃是國語英文A B……又實即國語臘丁文也。甚矣，疑古君地蘇俄郵務當局之好古也！

編者附記，這篇不很「素樸」，請有少年的精

神的讀者注意，以免誤會。

四七 鬼臉

晶清

是黃昏時候了。我們正坐在紅爐畔剝鹹的小花生，一位朋友使人送來了兩個泥「鬼臉」，說是贈給我和波微做新年的禮物。

一個黑「鬼臉」連鼻子都是黑的，一個紅「鬼臉」頸下長着滿滿的紅鬍子。波微歡喜紅的一個，我是要黑的。

在電燈下我們拿着兩個「鬼臉」玩了許久。因為高興，便趁着高興跑到東安市場去買「鬼臉」。一毛錢五個的「鬼臉」我們共買了許多；分開拿回家來，我把牠們一個個都用釘子掛着安置在牆上。

老少俊醜花花綠綠各樣的「鬼臉」都有了，都挂在牆上。靜夜裏，一個人坐在棹邊仰着頭看「鬼臉」，看了又看，到不感到害怕，反而覺得這些「鬼臉」都是在街上或什麼地方曾經見過，很面熟的。

不，並不是說在街上或什麼地方見過這樣一些「鬼

臉」，乃是說在街上或什麼地方曾見過一些臉子很有幾分相像這些「鬼臉」。

人的「臉子」的確是件極神祕的東西。各式各樣的都有，也能變出各式各樣來。就說同一個人吧，在同時同地能變換出許多「臉子」，有時候明明看着是滿面泛着桃花的臉子，一沉居然就能良作鐵青。總之，富人是富的「臉子」，窮人是窮的「臉子」，還有求人時是一塊「臉子」，被人求時又是一塊「臉子」。信不信？得意後的「臉子」，決不和倒霉時的「臉子」一樣。

前年有位同學因為滬案捐款和學校風潮奔走過幾家「闊人」，「大人」，「名流」等等的府上，遂作出一篇關於「臉子」的文章誇耀她見過各種的「臉子」。

讀她的文章時我總以為是她有意捏造，其後沾光學校的風潮繼續，我也被派出去奔走，於是乎得從門房的「臉子」一直看到總長的「臉子」，的確是各式各樣的都有，而且變換得極有意思。

近來見到的「臉子」更多了，因為是出了學校，站在十字路口正徬徨着；每天每時不知要碰到多少人，所以見到的怪「臉子」也就不少。有些「臉子」是凶惡得使人一見就感到害怕；有些是遠看很好。走近時也是「青面獠牙」。

所以，今晚買來這些泥「鬼臉」我會覺着面熱，大概就是在現在的十字路口或從前的什麼地方碰見過。

十六年一月三日夜。

上海通信

豐明先生：

前在天津上一書，想已收到。回南後，因交通不便，（火車是不斷，但聞杭州檢查甚嚴，即藏在襪筒中之鈔票亦須沒收，）依然羈留滬上，今天閒着無事，隨便報告幾件新聞，想亦為你所樂聞的。

據報載浙江戰爭聯軍是勝利的。但有幾件事，報上

並不載出，例如勝軍所到之富陽百官等處，即年逾知命之老嫗，亦多受健兒們的光顧。老嫗說：「我已老了，饒恕我罷！」健兒們總說：「橫豎不為生兒子，暫時高興高興，老又何妨？」這亦可見勝利的一斑了。

我在京時，曾聞提唱職業教育的黃炎培加入民黨，據最近調查，似非事實。惟黃君同志王岫廬朱經農等已掛名黨籍，而且聽說他們自己宣稱「並非投機，實為贊成三民主義。」這件事，可以使我們曉得「上海學者」聰明了。

還有一件「上海學者」的事，也值得報告。今日的新聞報上載着如下一段新聞：

公推浙長之文電

「章炳麟等昨由滬致孫聯帥電云，急南京孫聯帥勛鑒，大軍南指，赤焰漸衰。顧際此驚擾之餘，羣情浮動，民政方面，急需得人主持，方可綏靖。郭廳長之江熟諳民情，兼孚輿望，且與旅浙軍隊向多感情，如能仰

特任，定能安輯閩閩，勸謀更始，非惟浙局之福，抑亦東南之幸。除公推葉子布君趨前而陳外，謹此奉達，伏維裁奪。章炳麟，徐錫麟，鄔卓然，何炳松等三十二人叩寒。又孫長霖亦由滬致孫電云，急南京孫聯帥鈞鑒，浙事漸平，善後爲先。省長得人，固足綏輯內政，且亦有關戰局。郭廳長之江才長心細，諳熟軍民，尤爲適合當今時勢，若蒙特任，必能造福地方，有裨大局。除公推葉君子布赴甯面懇外，特此電陳，伏乞察核。孫長霖，蔣智由，章棧等二十人叩鹽。」

其他各位姑且不論，惟有何炳松先生者，記得曾列名於主張倒孫的三省聯合會的，如今他又很親熱的稱「孫聯帥」，說什麼「大軍南指，赤衰漸衰」之話，似乎很可令人佩服他的順應環境的機巧。我想，無論那一個，只叫能學得這副本領，總能成功罷。

講到這裏，我又想到從前的事了。

民國十二年何炳松長杭州一師時，不是毒死了二十

四個學生麼？雖然這個冤家，已經糊裏糊塗的了結了，但爲辦理善後而捐助的幾千元款，（我不記得確數，查後或可再來報告，）後來並不善後，不知使先生究竟放到那裏去了。

學生死了。何先生變爲「上海學者」了，最近他又推舉新省長，和章太炎先生並列其名了。對何先生個人的發展，自然是可賀賀的，但我總覺得似乎太聰明了。今日奇冷，下回再談。

文師杜，一月十八日，在上海。

輓狂飈書後

一 輓狂飈

（錄學園第十二期）

燕生

不料我剛作讀狂飈一文之後，狂飈疾終於上海正寢的訃聞隨着就送到了。本來狂飈的不會長命百歲，是我們早已料到的，但牠夭折的這樣快，却確乎「出人意表

之外」。尤其是當這與「思想界的權威者」正在宣戰到時候，而突然得到如此的結果，多心的人也許會猜疑到權威者的反攻戰略上面，「這話當然不確」，「不過」自由批評派所走不到的光華書局，思想界的權威也許竟能走得到了，於是乎狂飈乃停，於是乎狂飈乃不得不停。

但當今之世，權威亦多矣，狂飈所得罪者不知是南方之強敵？北方之強敵？抑……敵？

思想家究竟不如武人爽快，狂飈雖停，而長虹終於能安然走來北京，這個，我們倒要向長虹道賀。

嗚呼！回想非宗教大同盟轟轟烈烈之際，則有五教授慨然署名於擁護思想自由之宣言，曾幾何時，而自由批評已成爲反動者唯一之口號矣。自由乎，自由乎！其隨線裝書以入於手廁坑中乎？嘻嘻！出出！

二 書後

豈明

請看！這是常燕生的「素樸與真誠的態度」，這是「直

捷直爽粗豪」的「少年的精神」！嗚呼，長虹雖敗，而有燕生；狂飈雖停，而有學園；光華書局雖「走得到」，而有愛國中學；「中國民族未亡的一部分真精神」終於尙得保存，如五色國旗然，豈不懿歟？十六年，一月二十四日。

關於羯磨的訂正

記者先生：

語絲第一〇九期「日本僧飛錫潮音跋及其考證」內中有一處小小的錯誤，似當改正。

一八九頁說「羯磨我疑小即日本。」按「羯磨阿闍黎」爲僧侶的稱呼，梵文（用羅馬字拚）爲 *Karma* — *acarya*，「羯磨」意譯爲業，「阿闍黎」意譯爲教師。「羯磨阿闍黎」即「教行爲的教師」，與「達磨阿闍黎」爲對待。「達磨阿闍黎」即「教法的教師」，梵文爲 *Dharma-acarya*。 蕭炳實，於燕。